





新刊韻語陽秋序



昔孔子修春秋以寓褒貶及
刪詩為三百篇其間之作非
美則刺美之者固所以褒之
刺之者固所以貶之詩與春秋
一也自漢魏而降詩人率以

三百篇為宗惟唐杜子美之
詩人目之為史之云者非以
其能紀時事而褒貶寓耶
子美之外作者不一其寄興
非不遠也其吐詞非不麗也
其篇什非不侈且盛也而可

目以史則不多見焉故予嘗
論之君子之立言唯其公耳
公者何理而已矣使吾言當
理誦之人之傳之天下無不可
者不然吾固議人能免人之不
吾議耶此宋吏部侍郎為

公韻語陽秋之所由作也詩之
有話莫盛於宋然求其言出
胸臆卓有定之見如是書之
富者詩人以來未之有也蓋
公在當時應官侍從學識
聞見號為淵博故其為書論

辨嚴整擄證精切是之非
未嘗認乎古人而人物之臧不
時代之隆汙古今之事變亦隨
因之以見不但詩家之當寶也
昔人謂詩話必具史筆予少疑
其過論逮乎覽誦寔廣始知

詩必貴乎勸懲而後之論者又
將勸懲乎詩人使讀之者凜乎
可畏而不敢輕肆其言如是書
是已雖謂之史亦奚過哉江陰
高君允夫績文好古嘗藏錄
本刻之以傳而屬予為之序

正德丁卯七月之望承德郎
南京兵部主事向吳都 穆
序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泫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閻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味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達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為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

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
 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
 學者之蔽甚方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
 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
 體之骯髒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
 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
 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
 辭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
 內賦雲漢常武以蒼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
 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歎非

別本夫人作大夫

余獨為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
 先夫人之後姪云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
 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
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
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
雖比物叙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
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
先管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
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
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
信於後世而况文士之辭章乎 吏部侍郎葛公
博極群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

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
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
當之為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
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
後發奧蹟於靈均未觀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
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
風雲花木虫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
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
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秘書省校
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詢題

咏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
先人之弊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曾次
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
鄭康成泥虫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
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堇生之朱墨獨喜
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
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
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為說以示勸戒書成號
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為皮裘陽秋言口絕臧否
而心存涇渭余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

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既天刑
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不敢亦
不暇隆興甲申中元州陽葛立方書

韻語陽秋卷第一

川陽葛立方常之

葛立方

常之

起別本作啟

謝朝華之已披起久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
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
為恠恠竒竒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
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
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
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
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篋
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欵靈運詩如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
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火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
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
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休心劇目
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紫燕自起詣翠巖誰翦剔是也夫欲造平淡當
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

則陶謝不昇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
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曼卿詩云因
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茨
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
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
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
飲詩云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
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

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
亭子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
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
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竟談笑無西戎蓋
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
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
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
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

欽服

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沾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
詩人以未未有知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
云待爾噴烏鵲拋書示鵲翎枝間喜不去原上急
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
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離胡飯香開錦
帶羹滋是蒸暖腹誰欲致孟憲寄張山人詩云曹
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
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
延州傷心許楚老惜蘭芳解翎竟何及撫墳徒自

鳴

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履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癡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未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楹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太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按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

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曉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書寢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露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

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
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興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
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
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蚊螻雜螻蚋後詩曰文
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術
博於易語信人乎前詩曰深歲篋笥時一發戢戢
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句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
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

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
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
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
酒重典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
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
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
杜牧云杜詩韓筆愁未讀似猜麻姑癯處孤天外
鳳凰誰得隨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
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立千夏集

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
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龐太切則失之
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徃徃不甚對
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
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
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相梨且綴碧梅
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
如雜葢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
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

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
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
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
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
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稚榻
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謙又云賓館盡
開徐稚榻客帆空恋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
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崑崙
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林声一鴈飛深春

詩云故里下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
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柳對
薰葭以揚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
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常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
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
詩春水不生烟荒崗筠巖石詠声詩萬物自生聰
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
疑清香哉故白樂天云常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

自成一家人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
常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野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擎此
磷磷溪大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
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
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
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以食
螭螻竟日嚼空齧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輦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
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

識之者如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
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
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
州錢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
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
靈隱而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
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一字相疊然荀鶴多
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
文星漸見射台星林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

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
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身
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
閣却訪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知權門
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以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
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莘詩卷
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群翅終短讀蕭端
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
孫直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

令詩卷則曰讀之不致倦十未能一曉讀即不疑
詩卷則曰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
教誨之也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
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黼亦踴躍
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
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
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
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
見首空回魯直答彦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

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見女
瘦十月山行水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
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
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
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
如此句甚多不能槩率也

韓愈以瀑布為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
簷溜為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
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

為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嘒黃鸝而
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
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句闔闔開黃道衣冠
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
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
窓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
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
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
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蕭蕭
歲時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

歸山蕭蕭歲華晚昆虫皆閉關樂天詩云渴人多
夢飲飢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
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
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
儀之軍重經蹠令精彩數倍今觀二公所作此語
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新睡詩一篇以為韓退之遺文其實非
也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鉄佛聞皺眉石
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冤
乎歐永叔有謝人送枕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

喘息人莫聽中年鼻軒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
竈婦驚窺疑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君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
工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
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
時有至寶卍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
玉為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
甚多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
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
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風此自然有富貴氣吾曾伯相侍郎諱宮雖起於
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之嘗有詩云翩翻燕子朱
門靜後籍梨花小院閑又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
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不愧矣若孟郊借車
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黎羹常乏
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
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
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歲戈矛又
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

和無便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
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
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
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
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
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
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配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
嘗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搭科新試碧雞才
下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

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
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鳴鴛桂樹開觀者何繽紛
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

州陽葛立方常之

荆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息從隗始詫燕臺

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息

字補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闕雞聯句則孟郊

云受恩慙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

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

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

余言一日有人面籀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

嫌尸祝擾庚桑以為的對公咲曰伊但知柳對桑

為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
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
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
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
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云忽看
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頸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
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
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
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

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鴛鴦忽相隨
鵬雪新晴栢子殷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貞外雪
晴早朝云縈微晴雪帶息光遙仗偏隨鴛鴦行長
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珣所作
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
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
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端吟成五
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裡清吟苦舴艋舟中白
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

不高故不能參少孌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来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却變白問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裂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刘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饅肌條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能分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劄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也靈囂於衆響觀嶼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

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窓接停猿樹嵒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觀其語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謝如梧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遙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

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絲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側所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次寥為寥次是為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次工夫大是也又以沈瀾為瀾沈是為韻所牽哭孫負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沈瀾沈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曰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闈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

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
公業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
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
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
作詩正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
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
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
白銀盤裡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

面銀山堆裡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磬
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鄉黛紗盧仝詩云草石是
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
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
之可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
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
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
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
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

相

若教一作雖然

樹底一作洞裏

胡

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
 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
 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着
 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杜
 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
 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
 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壘洗者用
 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以
 足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杜卅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女子障子爾隱曰猶
 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
 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
 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始知隔
 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
 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典
 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慳才大亦何傷寄孟五
 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
 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

鳥明灯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湘天地莊生馬
江湖茫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
一馬而以天地為馬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
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
李九赴越云鏡水君所憶蓴羹子舊便人以為疑
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
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
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艷淨香帔稻畦成

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
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
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
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
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
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
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
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

矣老杜蒿菴詩云兩句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葛
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
至高適顯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
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內則近乎訛矣作詩者
苟知興之與訛異始可以言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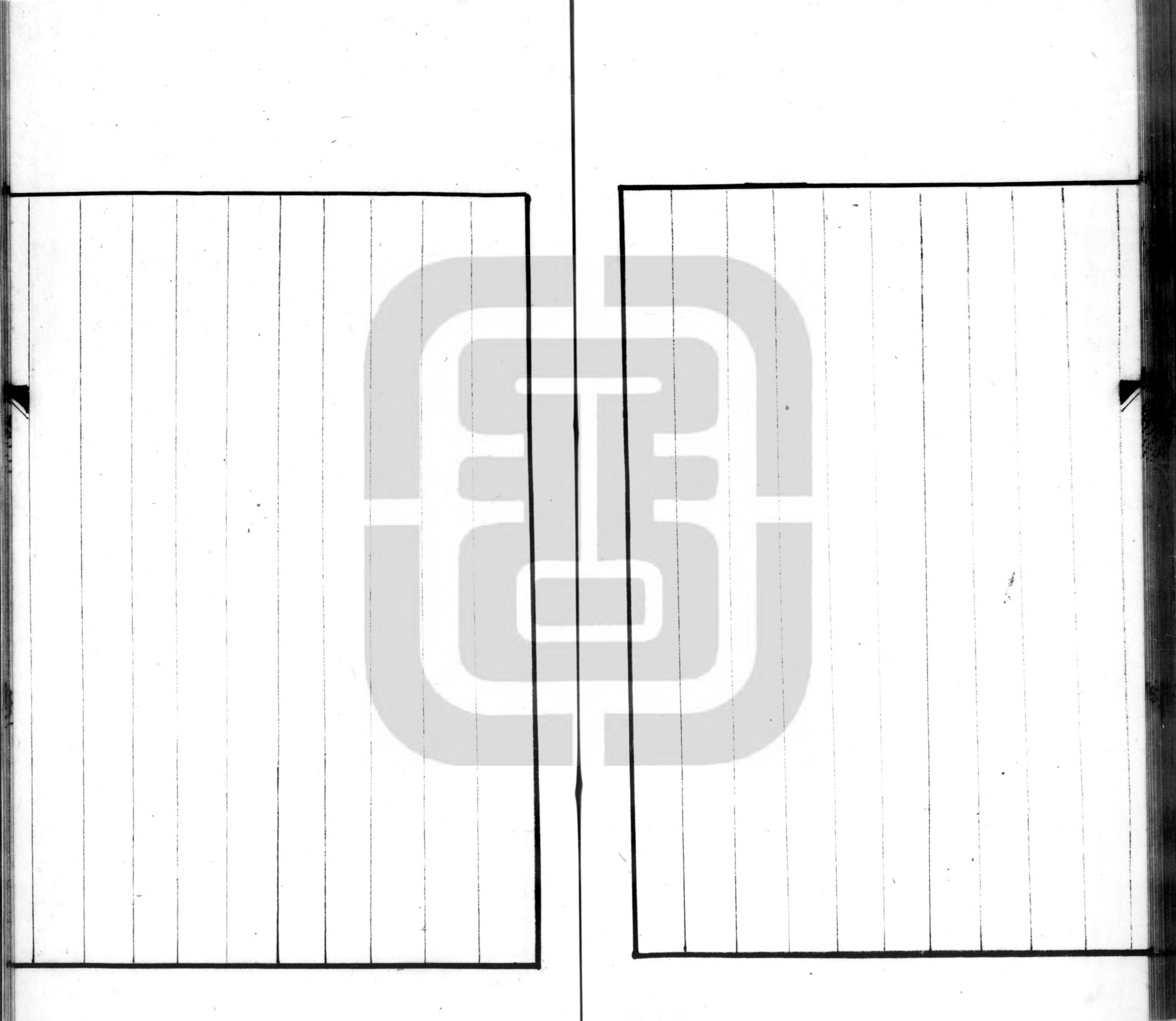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
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
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
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
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

昂
一作崔

吾欲及其氣不令見磨礪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
學古淡刺昂避雞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
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
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
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
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
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
捨新琴譜封顯舊藥方多申請假牒抵送賀官書
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
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大傳嘗稱之曰尤攻

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
富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灯詩云魚龍曼衍六街
呈金瑣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
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灯淡紫館風微鶴啖平宴罷
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
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鰲海上駕山來鑄京春酒露周燕汾水秋風陋
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



者謝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人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
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
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
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
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恠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
世旱澤浹雲尋崑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
荐復起挹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
此二詩殆出翰墨畦迳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
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
 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鉄擺俱
 可咸沒邏言後威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
 言厚重鉄擺言嵩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懿使契
 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
 裂密賜十貌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
 衣防閑人匹裂小木罽貌狸邦如鼠而大狄人以
 為珍饈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適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
 昔人言覃思垂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

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 鄭祭詩思在灞橋
 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
 謂思者豈尋常只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
 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知往往出乎埃
 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
 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
 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
 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
 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

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襲元窟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覩衆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

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9

1111

